



李 晓

有天凌晨四点我就醒来，客厅窗玻璃蒙上了一层浅浅的霜，我朝窗玻璃哈了一口热气，霜花散开，窗外是城市渐起的灯火。凌晨四点的城市，总有一些早起者：清扫马路大街的人，店铺做早点的人，赶最早一趟航班的人，为上学孩子做早餐的人，失眠者……

那天早晨我突然觉得心慌，总感觉生命的磁场里有什么东西要来打扰我。果然，打开手机，微信里发来信息：老陶走了。

57岁的老陶，去年刚抱上孙子，名字也是他反反复复比划琢磨后取的。老陶在夏天时去医院做例行体检，检查结果是晚期肺癌，那天是农历芒种节气。乐观豁达的老陶对这个结果似乎没感到恐惧，有天面对我们几个探望的

友人，老陶拍着胸口说：“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准备多到森林里去休养。”没料，在立冬后的几天，等不及的老陶，就悄悄乘白鹤而去了。老陶，你这样一个实诚厚道的朋友，还没好好说上一句道别的话啊。

有天，朋友老牟的生日宴席散去，我和老牟站在城市后山上，沉默之中望着山下城里灯火，老牟说，他还想和我单独去江边大排档喝喝酒。我已经打起了呵欠，对老牟说：“我瞌睡来了。”我清早醒来，想想这些中年以后的朋友，还似一罐老汤这样咕嘟咕嘟熬着，顿感这个城市朴素敦厚的心肠，一直在善待着我。不过，也有一些失散而去的朋友，有的已经走到了地平线之外。

比如老韩，是我一个结交了10多年的朋友。我42岁那年，和老韩喝了一次大酒，老韩和我热烈拥抱，他说：“兄弟，我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那应该是埋贵族的地儿，我和一个农民说好了，给他5000块钱买下，今后就作为我们兄弟俩的墓地。”我大为感动，与朋友交往到这样一个份上，死了还在地底下唠嗑，夫复何求。不久，我和老韩去看了那块地，确实好风水，前面一条汪汪的河，后面一座林木苍翠茂密的山，等我死了以后，也可以和富人山中别墅的住宿环境攀比一下了。

在我48岁那年，也没患绝症的迹象，就和老韩的友谊宣布彻底破裂了。事情是这样的，有天和老韩一帮朋友聚会，我喝得畅快，当众叫了老韩一声他的译名：“韩癩子，你过来。”我看见老韩的脸，愤怒地扭曲着。老韩头发稀少，头顶上还有头癣，只有极小的圈子里知道韩癩子这个

失散的朋友不再找

译名，要是我和老韩单独在一起叫他这个译名，他还笑嘻嘻的样子，但在人群里这样叫，就让他彻底失去了面子。那天，老韩拂袖而去。从此再打他的电话，他不接，或者干脆挂掉、关了，后来把我微信拉黑，手机号码设为黑名单。

我和刘哥一路交往下来，轻松愉快相处，他老婆有痔疮的事儿，也是他告诉我的。刘哥的父亲去世后，我和他一连在灵堂守了4个晚上，不停地给他父亲烧冥钱。有一次也是喝了酒，我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说：“你侄女要调到某单位的事，我帮定了。”我自认为和城里几个身处要职的人交往关系不错，他们口口声声说喜欢我的文章，甚至还背得出我那文章里几

个心灵鸡汤的句子，这让我荒芜的心甚为感动。我似乎天真了，没想到那只是他们的客套话而已，等我真去找他们，他们都是摆摆手以各种理由推脱了。老刘侄女调动的事儿也就泡汤了。有天，老刘对我跳了起来发火：“你这种吹牛不上税的朋友，别来干扰我了……”老刘从此走散了。那几天，我们这个城里最后一段老城墙，也在拆迁中灰飞烟灭。老刘，还能出来见一面吗，有个祖传的方子，据说可以治痔疮，我可以告诉你的，不收费。

还有几个失散的朋友，就不一一说了。人到中年，正如一个男人说的那样，在我的下半辈子，庆幸的是已经不需要结交那么多的朋友了。只要有三五个莫逆之交，知你懂你呵护你，伴你左右，你把他们当作自己，你自己当作他们，他们把你当作自己，你把自己当作自己，一辈子这样下去，不至于孤苦伶仃了。还有，真和你结交多年的朋友，应该不是古代的瓷器那么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与其在那里提心吊胆守着藏着，不如找几个泥土烧制的大土碗，畅快吃喝。所以，和这些的人走散以后，说不定让自己于粗糙中活得强大了一些。当然，那些告别人世的朋友，某个时刻，我会零星闪现你们的面容、声音、相处的片断、默默的给予，丰富着我此生的生命。

法国女作家妙莉叶·芭贝里在小说《刺猬的优雅》里说：“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深以为然。中年以后的岁月，山高水远，落叶簌簌，感觉自己身体内，和常说的地气也相互贯通了。



冬景如画 曾晓红 摄

冬日颂(外二首)

何军雄

日头斜下来，大地上
落叶，找寻故乡的版图
一些冷，穿透过脊背
以风的速度切入季节深处
冬日，白色在山头绽放

雪是冬日的棉被，温暖着
整个村庄。屋前的古树上
一只鸟雀鸣叫着冬天的名字
雪地上，踩出的脚印
如同倒立人间的印章

山乡寂静。唯有炊烟袅袅
缠绕着故乡的山梁不放

宁小华

十一月的风，携着秋的余韵
在空旷的田野上，哼着小调
掠过收割的稻田，掠过满腹的村庄
在每个角落轻道淡淡的问候

十一月的阳光，透出凉意
给每一片落叶送去初冬最后的暖
请不要感到失落
明年在枝头再相聚

十一月的村庄，在梳洗自己
涤除虚华，整装待发
季节总在轮回
不断抒写故事，留下时光的印痕

十一月的盲者，我的大爷
百岁老人，依旧与天空对弈
他看不见，却能以星为棋子
摆布岁月，引领季节

风在为时间呼吸
该废除的已经废除，该到来的终究会到来
坚强的生命如小草
在每条灰白的小路上，坚忍前行

宇宙浩瀚

乡间书

阳光洒下，山顶上晨雾弥漫
奏响乡间的音韵。庄稼人
手持农具，田间地头劳作
牛羊遍布山野，一幅春耕图
在故乡的土地上次第打开

鸟雀啄食，蚂蚁痕迹天涯
远处的云彩，做着回家的梦
土壤疏松，草木楚楚欲动
河堤的杨柳，舒展开筋骨
静候三月的春风告知着喜讯

溪水汨汨。空气清新洒脱
青草奋力滋长，风声里
有着雨的气味，盛大的寂静
顷刻间，被乡村的美景
包裹住仅有的好奇和谜团

羊信

一个羊信，赶着自家的羊
霸气的程度不亚于一个将军
头顶上的草帽，皇冠一般
饮一口酒，高歌一曲信天游
活出神仙的模样，逍遥自在

牧羊，就是感受世间冷暖
一个羊信的使命，从冬到夏
手持羊鞭，书写诗意人生
旷野之上，每吼出一段秦腔
就会有一截感人的故事溢出

十一月(外一首)

十一月的我们，行走在时间的节点
我们自重量，走稳脚步
在每个拐点，不要把自己走失

秋 思

在秋天，拾一片落叶
它轻如梦，承载着光阴的密码
金黄与橙红交织，绘出季节深层的内涵
我将它贴近心房，沟通世间的情怀与哀愁

风，是信使
穿过山林旷野，越过江河湖海
向远方传达消息
我闭上眼，聆听那份爱心曾经遗落的恬静与美好

看一汪深潭，映照天际的云彩
捧献夜空中最亮的星，指引心的归途
我在人生的天命之年
每一步，都踏出早年心跳的回响

我剥开一个橘子，咀嚼一瓣
酸甜交织，每一瓣都蓄满了相思
这一个秋天，我已被时光挂成一片月芽
月里，都是我想你的梦

